

皇明經世文編

續世續卷之四百六十二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璵公

李待問存我參閱

綸扉奏稿

疏

葉向高

南直隸採礦公疏

南禮部上

停止採礦

奏為 陵寢重地開採非宜乞賜停止以光 聖孝

事臣等近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戶王遇桂奏獻奇異

皇明聖世編

綸扉奏稿

停止採礦

平露堂

銀礦兼徵遺漏錢糧以助大工。皇上過聽其說，隨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開採進解，惟是開採一事，關係匪輕，其在各省猶可少延時日，以待天意之回。臣等不敢槩有陳瀆，若南都事體，委與他處不同。他處利害尚在小民，而南都直上闕陵寢，他處小民雖苦礦害，然朝報罷而夕見休，而此陵脉一傷，雖欲補救無所復及。臣聞天下之大界三，北界自秦隴以盡于幽燕，則今之京師南界自岷峨以盡于大江東南，則今之留都紫金山孝陵在焉。中界亦自岷

峨以盡于淮揚。其中風氣凝結。則爲今。祖陵。皇陵。故天下之奧壤神阜。與山川之淑氣。前代或得其偏。而我國家獨收其全。運祚之昌。雖祖宗功德。亦地靈使之然也。祖陵。皇陵之去廬州。孝陵之去徽寧諸郡。皆不過二三百里。山川連絡。龍脉所鍾。譬如人身。雖肢體各別。而此撼彼動。處處相開。若廬州諸山鑿。則祖陵。皇陵之脉傷。徽寧諸山鑿。則孝陵之脉傷。此皆理勢必然。非渺茫無據。陛下孝事祖宗。每念未嘗不在。陵寢必不忍以經費。

既乏而動搖

先世之神靈

事關國體，故奏反宜想當奏請允行之時，或

詳議則為得休

未及慮，卽慮及，亦尚未知其利害如是甚耳。在昔帝

王湯沐之鄉，輒加優渥。豐沛南陽，他方不敢望焉。今

此數郡，毋論枌榆舊社，卽開創之初，供億艱難，過豐

沛南陽遠甚。其山川艸木，猶宜愛護，以毋忘皇祖

眷顧遺意。况關係陵寢國脉，如是重大，可以他處

而漫例之耶。今成命雖頒，猶可及止。陛下若俯

採群言，亟賜停罷，非但大江南北雷動歡聲，將皇

祖在天之靈，亦為悅豫。默祐聖躬，陰培運祚，其為

利益豈僅僅數萬金錢已哉、

請止欽取錢糧疏

署南京戶部上

欽取錢糧

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頃因人乏、攝事戶曹、臣稽之往事、揆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割、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謀改折、議留權閔之半、然改折既不可常行、而權閔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宣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姑毋論其遠者、卽近六年之間、所准工部咨取、

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蓋
摠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
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欽
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胥巾
之變可立待矣、祖宗設立六部、各有職司、戶部所
掌責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卽如朝廷歲供、亦
俱有常數、各部所掌自行祇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
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事、濫觴
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能支、靳之則勢

不可已。似此苦情。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

錢糧彼此那借則出入難備非但

治中大同乏馬。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尚書周經爭之

還之。經不能相當。而己。故該部干此。項。每。力。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

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况尚方器物之屬。雕刻

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年年有奉。時時有進。祖宗

二百年來。並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之命脈。

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即無論軍餉所關。不宜冒破。但

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尺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

愧無神輸鬼運之能。點砂化鉄之術。奈何而坐視痛

皇明經世編



綸扉奏稿

欽定錢糧

四

平露堂

癢不關之輩、糞土用之、尾閭洩之、狼籍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自礦稅事興、重以催徵之令、嚴密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充官府之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正以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之用、則何爲取彼膏脂、填此漏穴、歛之旣極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惑也。

請處分遼事揭

處分遼事

臣等頃接薊遼督臣、及順天撫臣各揭帖、報稱山海

關內外軍民因遼東軍變阻絕糧食怨恨高淮平日
暴虐聚衆數千攻圍稅府高淮窘急率領夷丁劫挾
管關李主事王通判護送逃回臣等不勝駭懼竊惟
高淮罪惡聖心洞鑒今既逃回則雖欲爲暴于地
方亦不可得自當靜聽皇上之處分臣等不敢屢
瀆惟是遼東一百三十七城堡十餘萬軍數十萬百
姓處處沸騰人人疑懼若非亟頒明詔開示慰安彼
將謂朝廷不察其枉尚欲深求訛言震驚何所不至
兼之黠虜狡夷聞我內變必相煽誘我之軍民計出

無聊必圖外向。一夫倡謀。萬衆響應。竊恐全遼之地。非復國家有矣。夫激變之事。盛世所不宜聞。一之爲

甚。而况三四。今遼東之變。不數月間。一見于前屯。再

不可收拾。舉未必歸。此而氣概已動矣。

以後遼事大壞

見于松山。三見于廣寧。四見于山海關。勢愈猖狂。地愈迫近。燃眉剝膚。未足云急。尚可置之罔聞。付之于不足問哉。又各鎮額糧。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萬無可緩之理。今戶部不敢問及。內帑只借工部太僕寺銀兩。以救目前。而疏復留中。屢請不發。以此飢軍。合于亂衆。臣等更不知其禍之所終極也。今謹擬勅一道。

請 皇上裁改。亟發該部轉行地方。以安民心。仍乞
檢發戶部借餉前疏。特賜施行。庶軍食少克。而戎伍
亦戢矣。此安危大計。間不容緩。伏望 聖明留神省
覽。

請減福藩庄田疏

福藩庄田

奏爲分封已有定期。庄田復滋物議。懇乞 聖明留
神詳計。以釋群疑。以光典事。臣惟福王之國。久已
愆期。大小臣工。合辭苦請。始奉明春舉行之 旨。人
情稍慰。乃頃者復以福王奏請庄田。奉 旨督責梅

按必欲足四萬頃之數。于是中外臣民。又喧然驚疑。曰。夫使必待四萬頃之田。足數而後行。則之國將何。凡而。聖諭之所謂明春舉行者。寧可必哉。臣觀福王疏中。首以。祖制爲言。夫所謂。祖制者。祖訓也。會典也。累朝之功令也。今親王四萬頃之庄田。祖訓有之乎。會典有之乎。累朝之功令有之乎。臣不知王之所引。祖制何所指也。如以景府爲辭。則自景府而前。多少親王。其庄田之數。並未有出數千頃之外者。惟景府以。皇祖寵愛。踰涯越分。

遂有此請。皇祖一時失計而聽之。至今謀者尚追咎其事以爲壞祖制者乃景府也。王奈何尤而效之乎。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乃爲可久。如取之非制得之非道。未有能晏然而坐享者。鄭莊姜愛太叔段爲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覆轍相仍。難以枚數。卽景府當日以請沙市事。幾激楚人之變。使其尚在。四萬頃之庄田。臣恐其未必能守之。勿失也。語云取法于上。方得其中。取法于中。將流于下。王自開朱邸以來。長安中皆稱其安靜。

未有過舉，乃當之國之初，不引前代與本朝之賢王爲法，而動以景府爲言。臣竊謂此必非王之意，而諸爲王謀者，其計左耳。然此猶以理法言也，卽以事勢論之，凡昔年廢府之遺產，已盡歸潞王。今河南山東撫按官極力濞括，只有此數，若求之不已，將恐有無籍奸徒，挾仇報怨，以投獻爲名，迎合王意，萬一墮其術中，則刁風一倡，轉相效尤，而中州齊楚之間，人人危懼，凡少有地土者，皆不安其生，而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地方之休戚，王之所與共休戚也，國家之安危。

王之所與其安危也。瘠百姓以自肥。危公家以自富。此所謂割肉克腹。反裘負薪。王亦何利而爲之。明
興二百餘年。列聖之子孫。其麗不億。中間雖貧富
不同。然未有以無庄田之故。而遂至于窮餓者。但使
皇祚千秋萬年。王之子孫。必無養贍不敷之理。亦
不待今日之過計也。以臣愚慮。王能毋執前意。只受
見在四萬六千餘兩之租銀。勿復求多。使四海之內。
一日而歡。傳令德計之上也。如意未肯已。則戶部已
移文各省。撫按官再行清查。但有廢府遺產。盡以予

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不必取盈于原數、亦其次也、如其不然而但曰四萬頃之田、必盡足數、必皆膏腴、方肯之國、則悠悠之口、疑謔日滋、而臣固有不取盡聞之。皇上者矣、此其于王果利乎、不利乎、臣不勝冒死顛陳、惶懼悚息之至、

請戚繼光蔭謚疏

戚繼光蔭

以下天啓中再入疏辭

臣等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雖未危、然亦不可謂安矣、臣等備員綸扉、無益于安危之數、每相與圖維、安得有真將才、能戡難定功、以上釋

思齊不及此疏亦天下之公論也

戚少保為名將數十年止、以江陵波累故其沒也

九重宵旰之憂，下舒萬姓倒懸之苦者，而博詢中外，尚未有其人。或有之，而臣等不及知耶。諸效謀獻策之輩，又多窾談剗說，無益實用。竊以爲兵家之事，故未易言，徒取虛聲于平日，率難責效于臨時。如近日遼左之役，隕將覆師，可爲殷鑒。然猶贈廕立祠，蒙恩優渥，豈非借此以鼓舞忠義，感發人心，爲將來者勸耶。乃有勲庸昭著，南北勤勞，三尺童子，知其姓名，而不食尺寸之報，亦無人爲之表章，此固聖朝一大闕典。而介冑之士，所爲扼擊而不平者也。臣等敢

冒昧言之。故都督戚繼光當嘉靖季，倭奴入寇海上，浙直閩廣無不摧殘，蔓延十載，莫能少撓其鋒。獨繼光在浙數有戰功，迨閩中告急，勢在燃眉，繼光提偏師入閩，累戰俱捷，所捕斬首級見于奏報，載在實錄者，殆將二萬。時興化已陷，賴繼光而復。省城將危，賴繼光而存。國家之得以有閩，不至淪于島夷者，分毫皆繼光力也。其兵又不過五千，而倭與奸民相糾合，常不下十數萬，竟破滅之。至今白叟黃童，能言其事所在，畫像立祠，春秋俎豆，至有感而泣下者，倭難旣

平。移繼光鎮薊。時虜方桀驁。屢窺畿輔。繼光簡卒。蒐
乘。造車制器。百凡備禦之具。無不具飭。又築遵化諸
城。及修砌邊牆。皆屹然金湯。而未嘗取給公帑。終繼
光。在事。虜不敢入薊。十餘年間。近郊無風塵之警。又
皆繼光力也。夫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于
南。禦虜于北。自正嘉以來。推名將者。孰不以繼光爲
第一。昔劉江望海塌之捷。獲倭級僅三千。遂封廣寧
伯。近時邊臣斬虜至百。卽以大捷論。錦衣之騰纍纍。
而繼光馘倭至二萬。薊鎮之功。遠在大捷之上。乃並

不蒙延世之賞。僅以修邊功。膺一子錦衣千戶而已。後又投之南荒。奪其將印。使侘傺無聊以死。今已數十年。尚斬一易名之典。自來功大賞薄。未有如是之甚者。今奴酋猖狂。徵兵遍天下。崇階峻秩。大轟高牙。後先相望。甚至橫草之功未聞。而副摠叅遊之秩已授。乃竟無人能發一矢。東向相加遺。孰不謂繼光而在。決不至此。頃蜀事又告急矣。中外倉皇。莫知爲計。臣等竊以爲蜀地險僻。人情易擾。然李順劉旰之亂。極其猖獗。張詠以一郡守談笑而平之。羅渾擊羅夫。

子聚衆數萬、連營數十、直逼成都、高仁厚將數百騎
馳尺檄、不崇朝、盡空其壘、高崇文之破劉闢、亦僅神
策兵五千耳、蓋蜂屯螳合之徒、易聚易散、勢自如此
聞奢崇明土兵不過數千、其餘皆驅率脅從、張其聲
勢、誠使得智勇之將、統節制之兵、不過一二萬人、益
以土司之效順者、奮勇長驅、稍用高仁厚策、傳諭解
散、逆酋必可殲也、第恐無繼光其人耳、夫買駿招士
式蛙作勇、古人常多用之、朽骨微蟲、尚能感動、而况
于人、臣等願 皇上勅下該部詳覈繼光勲勞、量行

叙錄或特予錦衣一廕或卽以原廕千戶優陞職級
仍予以謚慰英魂于九原昭特恩于奕世海內英
雄豪傑當必有聞風興起為國家出力事定功成必
不愛五等之封茅土之胙以示報而不至如繼光之
沈沒或亦激勸之一道乎其與繼光同時戮力而謀
略勲名亦差次者則有俞大猷或再采公論併行叙
謚其着諱語是亦勞臣之所望以瞑目于地下也

條陳要務疏

切要時務

臣等竊觀今日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

奉旨戚繼光俞大猷

兵革不休、奸宄生心、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但抱火
厝薪、蓋已燎原播醎、若不有非常舉動、足以收拾人
心、挽回天意、必無救寧之理、爲今之計、必上下同心
如救焚拯溺、竭蹶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
復一日、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茫無籌策、
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
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臣觀遼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
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卽有微貲、亦

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殷鑒昭然。及今不爲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卽得穀數千石。今宜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可聯保甲爲戎行，固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爲，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糧，須爲議處，卽捐二三十萬金。

是時以此事責之

見龍然掣用實多印給七十萬使用五十萬買田而

亦勝于坐觀其亂為費更不貲也併亦收獲而不定其局余頃見尤全登萊一帶

遼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

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寧失事

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為經撫爭論而一切戰

○謀○明○昔○往○往○如○此○

守兵食事宜并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

做之人言肯做者又多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

戶角意氣使國家不得謙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

為禍甚于干戈盜賊讖者無不憂之今經撫已俱送

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為哉

一明職掌我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

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

其大者如吏部之陞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問斷閣

臣得而參之否今議者責臣等以推諉望臣等以徑

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間有擬允而部中之沈閣如

票擬在閣臣謀論在言官而實事乃在各部實今

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已擬令科臣糾參而科臣

所慮實事不作正在此也

之不糾參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告九卿諸臣宜

將應行事件。列爲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日當完。違者叅治。諸臣皆以爲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
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覆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當共圖者也。

條陳時務疏

時務

臣等聞董晉云。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則是宰相之職不在謀議矣。然

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必于謀議。今之閣臣。虛冒相名。自票擬而外。毫無事權。苟中有所見。而默無一言。是併謀議而失之矣。矧中外紛紜。公私困誦。臣等目擊艱難。耳聞輿論。不敢不直陳。君父之前。以庶幾芻蕘之採。卽觸時忌。忤物情。有所不顧。大槩有數端焉。其一則任事之乏人也。今天下賢才巖穴畢搜。曹署填塞。額外添註。數倍正員。稱極盛矣。而東西有事。並無一人出力擔承。榆闕之役。非閣臣孫承宗挺身自請。將束手坐視。臣等與承宗職事同受。恩同

而使承宗獨居危險之地。拮据戎馬之場。心甚愧之。承宗雖盡瘁不辭。而積勞成病。亦當體恤。誰非朝廷之臣子乎。乃臣等問吏兵二部。求其可以當此任者。茫然無以應也。從來文學詞臣。不典軍旅。今急而借才矣。乃中外諸臣。可遂委責于承宗。恬然不置念乎。恐亦心之所不安也。而吏兵二部。亦遂不博訪此等人才。以備一時之緩急乎。古之才臣。受一面之寄。輒有以自見。卽當艱難危困之秋。亦能設法措置。自作生涯。如張詠之于益州。韓世忠之于楚州。李抱真

之于澤路。孟珙之于襄陽。皆不歲月間。化貧弱為富

強。今之督撫。仗鉞建牙。專制一方。蓋合古節度制置

安撫。併為一官。任何隆重。每一缺出。推擇而使。咸翹

故當事輒不能稱任也

然欲見其奇矣。及至受事。多告苦訴窮。若不可一朝

居。地方有急。一縷一粟。皆仰給朝廷。豈古今人果

不相及乎。將時勢之不同乎。抑遷轉太驟。傳舍其官。

不皇展設乎。雖當局備極苦心。而旁觀或未盡曉。此

臣等所謂任事之乏人者也。其一則錢糧之欠清也。

國家定制。歲入租賦。原足供用。徒以弊孔潰漏。冗蠹

侵漁遂至空乏。年來重以東西軍興，騷然煩費，主計之臣，策無所出。臣等竊以爲官府一體，若肯彼此通融，公同會計，盡捐不悉之務，畢杜旁出之蹊，銖銖兩兩，悉佐公家，當克然其有餘。惟是因循既久，振刷爲難。臣等疎庸，不能遽得之。皇上若在各部，則兵餉之出入，茫無的數，獨不可一稽查乎？各省之解納，假印假批，無從對質，獨不可一嚴覈乎？開納之事，例半入奸胥棍徒之橐，如近日南北監所發覺，僅百一耳。其在他曹，皆官吏朦朧，共相容隱，獨不可一搜治乎？

各衙門之冗胥冗役、蠶食公家、所損不貲、獨不可一
裁減乎、開津之權稅、賢者固少染指、不肖者半以克
囊、今議者欲復抽稅、誠爲不便、獨不可就舊稅酌量
再行加增、慎選清吏一爲克擴乎、諸如此類、皆竭力
爬搔、贏一分卽得一分之用、在廷諸臣、苟有生財之
方、富強之策、皆開送計部酌議施行、亦何至坐困之
若是耶、夫天下之勢、急則重而緩則輕、今日之最急、
無如財用、則其最重、無如理財之官、彼典禮之清閑、
銓樞之華臚、以養尊處優則可矣、奈何驅度支之賢

者。稍有才名。卽竄入其中。而陞轉之遲速高下。又大相懸絕。重其所緩。而輕其所急。雖沿習之舊規。而衡以救時之急務。亦大失計矣。將何以勸劇曹而獎能吏乎。此臣等所謂錢糧之欠清者也。其一則詔令之寢格也。人主所以臨制萬方。在出令耳。故曰令出惟行。又曰令行禁止。如上令之而下不應。則人主之權失。而何以爲治。臣等觀近日 旨下。往往有該科留滯。不卽發抄。抄而該部不卽覆覆。而又奉 旨矣。而仍不行也。舊歲廣寧失後。曾有 旨令該部將行過

詔令之不行自此以後愈甚矣

事件逐月奏報不完者該科叅奏。今將一年未見部臣之報。與科臣之叅也。其行之省直者。撫按不能得之。司道司道不能得之。郡邑卽勒限回奏。亦束之高閣。雖有考成之法。無奈何也。古稱六卿率屬。皇祖曾親洒宸翰。懸之諸曹。今此義不明。朝廷處一屬官。則堂官不自安。堂官自處一屬官。則群然起而詬之以爲怪事矣。上下相習。以苟且涵容。爲長厚。惇大令安得行。而法安得伸。此臣等所謂詔令之寢格者也。其一則風俗之日澆也。語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

名利之必爭。其來久矣。然昔之爭在于昏夜。今之爭在于白晝。蘇軾論宋事。謂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

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以臣等所見。伺者何

當今之時。又有極力不肯作開府者矣。

止一人。如巡撫缺出。至擬更三四人。而猶不定。其他

善地美官。莫不皆然。甚至坐席未溫。又圖他徙。雖恬

淡無營之君子。世自不乏。然十人競而一人恬。則恬

者亦不能自立。臣等竊恐其波流茅靡之無紀極也。

朝廷設一官。則有一事。今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皆

由躁競之爲害。誠使以競官之心競事。則何事之不

可爲。以讓事之心讓官。則何官之不可做。是在主爵
之臣。力獎其恬靜。而深抑其曠捨者。庶幾其有瘳耳。
此臣等所謂風俗之日澆者也。以上數款。未足以盡
今日之利弊。臣等特舉其要切者而言之。其言之有
當于時事與否。臣等不能知。卽言或有當。而各衙門
肯斟酌施行與否。臣等不能強要。亦自盡其憂時救
世之一念而已。伏乞勅下該部留神裁擇。稍比于臺
省之條陳。如其汗漫無益。則亦姑存其說。以俟他日
徵閣臣之謀議者。或有取焉耳。

擬論代事疏

代藩

公此疏未上

奏爲代議紛紜直陳事理以待 聖裁事竊見代藩一事盈廷議論喧呶未已其始多予鼎莎其後半予鼎渭至于今則盡予鼎渭矣禮部不敢自主而聽之勘議勘議已上又請行代王自處則此事之難言可知也臣平心而論鼎渭母裴氏既不經奏選則終犯濫妾之條前此禮臣據例上請乃爲國家守法不敢失也而求多者至以臣廷机爲擅改條例夫條例隨時增損皆奉 旨刊行雖甚作奸行私者亦不敢以

意更改，臣竊謂言者于是乎失辭矣。惟是代王旣冒
報鼎涓于張氏，其後檢舉復以鼎莎爲嫡第一子，禮
臣但裁鼎涓之濫而未及明鼎莎之非嫡故。明旨
亦以嫡庶爲言，反使鼎涓得執此爲辭，遂啓爭端。此
代王之罪也。張氏以內助而冒封次妃，已自犯例。乃
獨責鼎涓之犯例，試問代王檢舉之時，果盡出大公
至正之本心乎？抑亦帷幃枕席之間，有潛移默奪而
不自知，牽情溺愛而不自制者乎？夫惟裝亡而張嬖
遂至兄庶而弟王，人心不平，率由于此。此張氏之罪

代王有正妃，有次妃，有內助。

也。如此事理，皆昭彰在人耳目，雖甚欲左右其袒者，無所置辨。惟是今日處分之難，則以予涓恐開濫妾之門，禮臣之所爲慮也。予莎恐紊長幼之序，廷議之所爲爭也。兩說相持，未易遽斷。則臣請卽以例考之。國家自有藩封以來，未有禁例。至正德四年，趙府輔國將軍佑掠奏爲革宿弊以正宗支事奉。旨佑掠所言有理，各郡王以下該用妾媵，不許過多。有朦朧冒濫的親王及鎮守等官指實奏，時雖禁其過多，而未定其額數。且未及于親王也。嘉靖二十三年，禮

科給事中周宥始請定擬親郡王妾媵之數禮部覆請除郡王妾媵已有定制外其親王妾媵應否定限人數本部未敢擅議奉 旨准議時雖議及于親王而竟未見額數之何如定也二十五年禮科都給事中李綸題稱宗室不經奏選妾媵所生子女多由踵襲因循若一槩不准請封難遏紛紜之奏三十一年禮科給事中王鳴臣題稱宗室娶妾各以三十四十爲期禮部兩次題覆兩奉 俞旨皆以郡王將軍中尉爲言亦未及于親王也至嘉靖四十四年頒行條

例乃定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
郡王四人將軍三人中尉二人要例亦遵之然其下
文所云不遵明例忝奏罰治所生子女照濫妾例行
又專指世子郡王以下亦無一字及于親王也直至
隆慶五年仍併禁親王而又云在例前者不禁卽五
年以後如唐府崇府皆以乞恩准封蓋親王下天子
一等體貌甚尊不爲之限制則其弊安窮過爲之懲
罰則于體恐失是以明著其限于前而不嚴繩其違
于後網雖漸密罰終不加真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

假使代王當時明言鼎渭爲裴氏所生而認罪乞恩
于 皇上。皇上必念親藩之重。曲體而從之。如唐
崇二府之例。又何必費許多曲折于其間哉。而况鼎
渭之生又在隆慶五年。正合例前不禁之款也。由此
觀之。則此事之失。殊在代王。今日處分。只有二說。有
據公此疏。則鼎渭似應立矣。而又云別立他子者。以
言當立鼎渭之子者。有言兩棄而別立他子者。臣以
其事大。恐一有所土。則似涉私也。
爲兩棄之說。于人心似平。而未知他子之有可立與
否。若立鼎渭之子。則須明言鼎渭之生。尚在例前。徒
以訟父之故。舍而立其子。他日不得援以爲例。則國

制天倫。兩不相悖。雖有援引陳竇者。亦無以爲辭矣。
臣反覆條要二例。及禮部職掌。其所開載。不過如此。
亦未知其是否。伏乞勅下禮部。再行查覈施行。如別
有考究。濫妾之例。曾繫禁親王。及親王曾有長子。以
濫妾黜者。卽當明白陳奏。據法以裁。臣斷不敢以已
言爲是也。天下公事。當與天下公議。是則當行。非則
當改。意見偶有不到。何妨異同。只是就事論事。據法
論法。方可服人。不然一時雖以衆論而勝。他日之釁
端。尚未已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東坡先生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三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開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較閱

王司馬疏

疏

王象乾

諸虜協力助兵俯准量加犒賞疏 屬夷撫賞

題為諸虜協力助兵懇乞 聖明俯准量加犒賞以

弭目前危急事。三月初二初三等日。據撫夷遊擊朱

新城公又於

遺與凡順義插漢諸部卷其下姓世系無不了然虜

檄報稱哈喇慎大酋罕索羅勢伯彥黃台吉等差中

中敬而信之此番撫事有開薊遼安危惜言者四起

軍打打戶歹彥恰等又朶顏衛屬夷三十六家酋首

公既去位而撫事亦不究厥成也

速不的煖太等先後各帶領兵馬於寧前中前等處

列營駐劄為我遠去哨探為我送還東來回鄉人口

為我馱負運送器物若柴木米豆雖彼自為興販而

開上地狹人眾又值赤春薪桂米珠諸夷柴米源源

而來正濟軍民一時急用自山海至連山數百里間

西夷趾錯於道據回鄉人稱報奴酋欲遣李未芳領

兵犯山海永芳曰欲犯山海當在二三月內今塞草

已茂虜馬飽青、天兵距於前、西夷截於後、北山南海、將安所逃乎、殺便就殺、決不敢往也、逆酋聞言中止、雖還鄉虛誕之語、或逆芳緩我之計、俱未可知、而臣等與諸虜約、衝鋒勦尾、掎之角之、因形制勝、大都亦如永芳所料、先據番僧所報罕孛羅勢、願自由帳房三百頂、又傳屬夷共出帳房一千頂、爲我哨守寧前一帶地方、謂是皇爺肉邊牆、語非虛也、朶顏大酋狹暈大、偶爾物故、諸酋煖太速不的等、皆其兄弟子侄、護喪北歸、煖酋諭其二子夜不收、卜地什力曰、

朝廷參養我家二百餘年，我生你二人一場，爲人當盡忠盡孝，寧要名在，不要人在。臣等於撫賞時，進而詢之，皆如前語。且以忠孝自誓，語意恭謹，馴雅不類夷人。而一段赳赳桓桓之意，固自躍如。臣等給之冠帶傘蓋賞物，慰勞而勸勉之。諸夷數數喋喋，又告討新舊賞物，臣等再四思維，舊賞載在冊籍，其當與也。無庸多贅。新賞則哈喇慎大營各台吉之賞，與朶顏三十六家，新婚于大營，號爲倘不浪者之賞。彼皆領有兵馬，出有夷帳，以忠順爲名，以勦逆爲詞。堂堂

天朝撫育萬邦，何可不少灑涓滴，使漠外氈毳之羣，
函濡於 皇仁浩蕩之中乎？守邊夷人，移帳攜家，裹
糧跋涉，數百千里遠來，能不仰給於我，雖不必盡如
所云照募兵例，安家行糧，衣械馬甲之類，但其來也，
爲我守邊而來，爲我出哨而來也。中國募兵人費數
十金，猶且時索犒賞，時索厚餉，一或不繼，脫巾呼笏，
可獨靳於外夷乎？臣等酌議，每夷月給米三斗，布八
疋，約值銀一兩五錢，可當步兵一人之費。今出關各
兵丁，每月有三兩者，有二兩五錢者，甲馬器仗，皆取

給安家。視諸夷之費，不啻數倍。諸夷既樂爲我用，我亦何可獨重惜其費，而阻彼向用之心乎。方今帑藏匱乏，度支不繼，臣等何敢過爲虛糜。此一役也，寧前無豕突之虞，薊門祛風塵之警。所費者少，而所省者多也。臣等較量於緩急輕重之間，計之蓋已審矣。不然，諸夷之來也，已逾兩月，顆粒未果其腹，寸縷未披其身，猶然哨守如故。雖內地齊民，尚且難之，語云無衣無食，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况外夷乎。逮其勢極情迫，明以要我而後增之，惠不由我而彼亦不以爲德。

其於中國馭夷之大體亦甚褻矣此不可不察者也。臣等數四宣諭諸夷止如前數給與米布決不再加。遂於四月之三十日寫立漢字番字罰約合同令諸夷鑽刀說誓永爲遵守五月初一日臣又與經臣及鎮部道文武諸臣同至歡喜嶺進諸夷而諭之使得各盡其意可聽者聽不可聽者姑存之可從者從不可從者姑已之譬之養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非兩也而狙有喜有怒狙公雖善養狙不能不賦狙而令羣狙喜而無怒也以小喻大今日之事新賞固斷

斷必不可斬者也。諸夷既聞宣諭，怡然色喜，寂然無
譁，懽呼羅拜，真是胡越一家，而煖太二子隨從漢官
威儀，率領諸虜，望闕謝恩，諸部夷人環而望之，靡
不願其酋長早來戍守，幾幸如煖太二子而得與冠
蓋之榮者。臣再維保障固圉要在自強，何至藉資諸
虜而好音之懷，亦昔人所不棄。彼之來也，旣抒欵誠
以內附，我之撫也，自宜駕馭之當機。雖賞以金繒，不
無少費，而我得乘暇簡練兵馬，修築臺墻，製造器械，
收輯人心，當震風零雨之時，爲綢繆牖戶之計，期以

剪滅逆奴雪恥除兇。酬百王而報千古。此基之矣。况
環衛鎮邊牆二千餘里。大虜屬夷。處處皆是。比鄰結
駟聯鑣。在在皆可闖入。今日之撫。使諸夷既吞我餌。
如馴犬然。卧護籬下。不獨安遯左。實以衛薊門。不獨
藉資諸虜。實欲修我內備。臣惟此事輪軫寸衷。不啻
一刻九迴。科之停之。必不可已。而後敢陳於我皇
上之前者也。

請發帑金以充撫賞疏

案照先是河西初失。風鶴驚魂。臣慮西虜利漢財物。

必不肯忘情於撫賞而統兵要挾則山海危又慮西虜吞奴重賄薄我撫賞而連結入寇則山海益又危是以一面因插漢大酋腦毛大之夷使允獨赤在閉詰其不救廣寧激之使來一面行同知萬有孚查其舊賞以待其至今據前因爲照封疆之臣職在戰守上之不能奉揚聖武空大漠之王庭次之不能掃蕩妖氛復三韓之疆土至於發帑捐金而借資於虜戰守兩無據矣第今時迫勢危有不得不用虜以救目前者臣請詳言之可乎去年遼藩沉淪廣寧脆脆

撫臣王化貞力主用虜。當是時也，哈喇漢、抄巴等五營盟結於東，插漢八大營效款於西，已有平吞遊奴之勢。詎意天不祚遼，五路叛而二虜自仇，兼以愍丁家難，雪大途長而不果從征也。廣寧之役，曾不能一朝固守，抑何以失信黠虜乎。今節據山海界嶺，路備等官探報虎酋聚兵十萬，不日上馬赴山海講賞。與奴酋奪爭廣寧，又據哈喇慎夷酋白言台吉等具稟欲約雲谷秦晉邊外諸大部聚族而東，蕩滅奴酋。此誠天下安危一大關鍵也。臣惟虎酋元之嫡派，稱

恐虎酋亦不能召宜雲以西諸部

愍虜庭其分爲獨尊號召八大營控弦數十萬其勢
爲獨強領撫賞於團山正安堡等處金錢萬億其利
爲獨厚廣寧陷後撫賞卷案無可稽查撫賞官役存
亡未卜見在者王牧民等兩三人耳記想約略遺闕
實多虜貪而狡其天性也漫云額賞挾我必從有限
金繒谿壑庸可填乎從之則府庫難繼不從則狃狃
必爭未得其利先受其害此撫賞虎首之所以難也
十萬夷兵能吸風啜露乎數百酋長肯枵腹垂橐乎
無財無賞莫往莫來可望於夷狄乎遼左舊例領兵

夷目來邊上等者每員犒蟒段一上段八布數十十兩銀牌一牛羊米麵大約值銀幾五十兩次等而下牽馬廝隸賞各有差諸酋日用喫食外折酒飯銀一兩五錢果爾所費更不貲矣曩之來者不過千夫長耳虜王親率十萬貴介畢從八部名王聯鑣錯趾虜之望必奢於額外我之撫難靳於例中數米而炊必激之怒何以示鼓舞而作其敵愾之心乎此犒賞虎部之所以難也朶顏諸虜聞愁上邊必移帳遠避逆酋叛將聞愁至廣寧必悉衆以防建夷整而狡虎部

悍而輕。虎勝則廣寧可復，不勝則勢必遞去。榆關以外誰爲守？臣謂哈喇慎、白彥等酋之兵可並用也。令白酋率夷衆駐剗寧前，一以壯虎，一以樹榆關外藩。萬全穩著，必不可少。而撫犒月費，亦須視虎酋之半。天不兩金，術難點鉄，何以應之？此計處虎酋後勁之所以難也。進兵賞格，遼撫王化貞與虎酋約平奴之後，賞虎酋一萬兩，八大部各一萬兩，諸部夷兵先賞乾糧銀一萬兩，此平奴之議也。若得廣寧，祛逆賊于臥榻之側，固閉門於盤石之安，似當照俞議。

賞格半給之而哈喇慎各部亦量議犒賞懸金賈勇

一能斬奴萬級

勝氣自倍至於擒斬首功須金更多假如斬賊萬級

則海上銳師盡矣何惜五十萬金錢哉

該五十萬金臨時迫索其何以應此賞功之所以難

也。插漢哈喇慎諸大酋同心戮力並勦奴酋奴或歛

迹遠避或敗走原巢俱未可知第恐既得廣寧而虜

不能久留我難遠戍奴又尾而從之徒滋一番勞擾

徒費一番金錢則何益矣臣謂插漢之賞在廣寧即

留插漢夷兵一萬守之哈喇慎之賞在寧前即留哈

喇慎夷兵一萬守之彼有萬兵駐牧遊獵往來夷帳

參錯逆賊遠窺密覘若不知其衆有幾萬者加以我

易生他隙此所當慮

兵之遊徼遠夷之往來廣寧寧前數百里間彌山遍

野胡旅雲屯榆關以外山川形險若增而高若濬而

深其固不翅金湯矣每夷兵一名月給米布約銀一

兩五錢二萬夷兵之費歲用銀三十六萬不爲不多

矣較以今日募兵之例安家馬價器械行月糧歲用

一百九十四萬四千有奇雖云未及十分之二而司

農告匱露肘捉襟此夷兵月糧之所以難也其他一

切傍費絲棼蝟叢難以悉舉是五難者特其槩耳然

臣所謂難者以金錢難辦意見難齊非敢畏事之難而輒欲避其難也。臣計插漢哈喇漢諸部撫賞歲計二十萬多半取足部發遼鎮馬價經臣手書亦言二十萬而領兵犒賞進兵功賞哈喇漢諸部撫賞歲計三十萬金重以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總計非九十萬不可。插漢去年秋季之賞猶然未給通計之則百萬也。而首功乏銀不與焉。輕輸百萬以與虜不無駭人觀聽。而以我兵較之不過僅萬人一歲之募資耳。臣奔走塞上幾四十年。豈其泥沙金錢以

委蒲海之波乎。自有東事以來。拏兵五年。糜餉千萬。騷動九有。淪陷兩河。我所恃爲巨防者。僅僅榆關一線。社稷安危。介在呼吸。不樹之藩。使豺狼遊我宇下。勢必不可。陳師鞠旅。翦鯨鯢而蕩掃其窟穴。力又不能。天佑皇家。異類輸誠。插漢哈喇慎。皆大部又貴種也。引弓鳴鏑之衆。百倍于奴。一旦移帳叩關。傾心效力。自願助兵。古昔帝王。秦皇漢武。所力求而不可必得者。今也。一旦得之。可惜小費而忘大計。且自樹之敵乎。百萬金錢。胡可云小。而以社稷較之。則海陵

之一粟也。臣與諸臣刻腎鏤心，權其輕重，欲救燃眉，惟有用虜，最是急著。說者謂遼之誤以用虜也，虜誤廣寧，且誤撫臣，款虜之金錢未必能糜虜，而我徒用之以自糜，臣更虞其糜我而愚我，奴未至則環集，奴既至則颺去，而不爲我用也。款虜之駐牧，徒擾我耳。臣又虞其擾我而貳我虜，貪而奴狡，聞反青抽叩，諸部業已餌奴多金，深結婚媾，而且爲奴用也。卽不爲奴用，亦未必爲我用也。此皆今日虜情所或然者。然而終亦必不可廢款也。三衛效順，則榆關之勢可憑。

插漢結盟則三衛之交益固。我可以制奴。奴不可以

難我。此必然之畫。無俟再計而決者也。臣又揆以今

日之情理時勢。虜之可信者五。不可不撫者六。先是

廣寧初失。虜皆相向而泣曰。破我飯碗。壞我一條白

道。蓋金繒茸肥。維中國是藉。虜之身以盥子若孫。誰

不戀戀于此。而肯甘心於弃擲耶。可信一。獸相食人

且惡之。逆奴芟除儕黨。草菅鄰封。非虎酋與諸酋所

樂與。可信二。爭雄競長。夷部為甚。虎酋漠北之王也。

奴以勢軼之。虎酋下之乎。抑避之乎。可信三。我欲款

卒以淫酒敗然此時固不得不款也

虎酋本非奴敵後

虜以壯聲援虜亦欲藉我以爲後勁其欲助我以滅
奴也猶之我欲制奴以款虜也可信四。虎雖涵於酒
其部族之長慮却顧者無不逼近虎狼恐其搏噬而
亟欲去之也可信五是五者據理原情必不可不信
者也。我不用虜虜必去爲奴用其誰禁之。不可不撫
者一。我不用虜廣寧之逆黨不可毆除根蒂旣固枝
葉蔓延漸迫開門其誰禦之。不可不撫者二。我不用
虜虜聚族策馬要我以必從金錢彩繒如約則馱裝
而北。不如約必怒。獨不能自取如奴乎。鞭弭從事。孤

矢加遺既迫於東。又挾於西。將與之乎。不與之乎。必與之矣。不可不撫者三。我兵甫集。氣猶未振。借資二虜。以養我全力。掎之角之。奴斷不可西向。不可不撫者四。農務正殷。禾苗布野。修築伊始。畚鍤盈郊。華夷貿易。穰穰熙熙。自三月以後。榆關而外。胡越一家。雖云偷一時之安。羈縻有法。獨不可引而長之乎。有如宣雲三晉。始願不過假三五年之安。固我壁壘。執意五十餘年而後。奚翅無擾邊。且爲我守邊矣。奚翅守邊。且并我既失之遠疆。而欲盡復之也。徵之往事。不

可不撫者五。乘虜效順。收而撫之。不失中國。字小之體。卽其陽爲恭順。陰寓詐謀。我亦陰知其詐。而陽信其順。目前可弭其披猖。異日可詰以大義。乘時修備。未爲失策。倘要而後與。犯而後增。虜愈得志。我之撫賞不獨不足示恩。徒啓其谿壑之竇。封疆事愈不可爲矣。不可不撫者六。是六者審時揆勢。必當撫者也。夫五可信。若彼六當撫。若此。利害安危。判於蒼素。甚明也。而臣猶惴惴焉。難之何也。從來夷情最重。况全遼淪陷之後。虜益輕我。而我又欲借其力。因以自固。

則其情益重，從來撫夷費繁。况十庭畢至之時，虜情紛運，而我又欲結其心，使毋敢貳，則其費愈繁。撫不從厚，何以示羈縻。槩從其厚，何以裕物力。舊例所載者，昔已與之，斷乎其難裁。舊例所不載者，今急需之，又斷乎其難靳。臣所條例者，皆出於諸臣傳說之口，而無片紙隻字之足徵。臣所待用者，多至於金縉百萬之費，而無寸絲一毫之風備。講警駕馭，舌敝唇焦，調劑縱操，千思萬慮，勞耶苦耶，臣之分耶。臣何敢辭，惟是百萬金縉，不獨身在事外者見之駭目，聞之驚

心卽臣心私計亦未嘗不惜其費之多而慮其後之難繼而計又不得不出於此也譬之醫然烏附聚毒舉世所知而厥症在寒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烏附之毒病受之而後生可全也今日天下大勢用虜則安不用虜則危安危之界旦夕展轉於臣之方寸必欲求安而去危止有用虜一著舍是無術矣其誠也我獲其實利其詐也我亦可借其虛聲虛虛實實兵家妙用夷情有一日之安便是邊氓一日之禍練兵修備控險飭防其益非一何憚而不爲也况乎名義之

正國體之尊。非往代所可幾。幸其萬一。漢唐之和親。宋之獻納。動經億萬。前史昭然。僅求不爲患。非能用之以防患。僅求勿寇邊。非能用之以守邊。唐人借回紇之力。收復兩京。及其恃功跳梁。子儀折之。不過曰我甥舅之國也。豈如今日臣妾於我。乞憐于我。願指而驅策之乎。

請設撫夷監司廳官疏

保荐撫夷官員

趙爲大虜擁衆至邊。撫賞最要得人。懇乞 聖明錄用才能。以專責成事。臣惟今日天下大勢。咽喉命脉。

只在山海一關。山海安則天下皆安。山海危則天下皆危。安危之幾。介在呼吸。然而守山海。可安山海乎。未也。必先守寧前。守寧前可安山海乎。未也。必先據廣寧。廣寧既得而後遼陽開鐵南四衛。可次第舉矣。今日榆關以外至寧前二百里間。舍哈喇慎朶顏諸夷爲我巡偵。血脉尚自聯貫。寧遠以東。連杏錦義。遂化爲魑魅魍魎之鄉矣。噫。三韓之士。祖宗百戰之封疆也。可聽其淪於腥羶。不一問乎。顧士馬胆落於奔北。甲仗罄懸於輸東。屏障之修築。正殷。行伍之團

練未就時已入秋。馬驕弓勁。正逆奴狂逞時也。非藉大虜兵力。何以折奴雄心。非藉駕馭得人。何以悉虜情態。蓋夷情本狡。而今日之夷情爲最狡。撫夷本難。而今日之撫夷尤最難。我有所藉於諸虜。而諸虜無所藉於我。虜之情其去其來。其向其背。我知之矣。而猶未能盡知。而士馬之奔潰也。甲仗之弃置也。邊民之內徙也。廬舍之焚燬也。城堡封疆之弃捐也。我之情被固了了於胸中。可以要。可以挾。可以攻。可以戰。而我無一可恃。於無可恃中。求所謂羈縻者。僅有捐

撫夷之

金設間○有○反○肆○其○請○張○快○書○為○重○以○愚○我○者○必○得○文○臣○普著得其人則一字一語皆當虧心一縷一

絲皆足示惠少不如意便自信然而爭忿四起矣犬

通夷情者親講為妙

羊常態固如是也據節次塘報夷稟及哨守夷人之

傳說虎首率八大部擁十萬眾南來助兵伯顏黃台

吉率三十六枝亦擁兵十餘萬眾東來助兵又欲約

大同順義王部落陝西襁兒都司部落協從以來臣

惧夷部之來者愈多也虜多則志異而難調撫賞之

金繒愈費也費多則財置而難繼亟遣譯使諭白酋

止順義襁兒都司諸酋勿來以省煩費印插漢哈喇

慎兩大營多便二十餘萬少亦不下十五六萬名王當戶多則萬人少亦數千人豺狼之性本自難馴司撫賞者脫不習於虜情氣奪於震撼心惕於譟呼語不能宣我之情動不能當虜之意金繒徒費虜不見德安望其排大難而殪大憝也臨時撫馭更有難者撫賞卷案曾無片紙經手人員散之四方插漢哈喇慎諸酋諸夷大小報箭進馬等賞迎風過宿祭旗等犒段布瓊鍋等項糖菓米麵牛羊等項軍營民堡頭會箕歛犒賞喫食等項絲綉絮結綜核甚難虜詐而

彼以無作有。因少求多。文卷無徵。憑何究詰。從之則

○夷○人○亦○有○香○火○情○

谿壑難填。不從而啐。咄多事。惟是夷情認舊款。服因

○新○城○公○之○見○信○亦○以此

人語。所謂異類而媚養已者也。臣查廣寧同知萬有

孚。數次出塞。撫賞諸夷。率虜進勦。與桑阿兒寨台吉

及旺黃台吉並轡聯鑣。鞭弭從事。威信素孚。諸夷奉

約惟謹。如本官誠不多得。今欲撫用西虜。非本官不

足以勝厥任。彈壓大虜。願指氣使。非重其等威不足

以崇體統。臣看得廣寧同知萬有孚。胸富甲兵。才兼

經緯。闡闢妙奇。正之用。盤錯堪資。撫馭達表。餌之權。

縱操唯命相應陞補廣寧道僉事凡撫賞挿漢八大部哈喇慎三十六部一應錢糧出納講折開發買辦措置悉責成之仍令募練遼人招撫南北西關揮唐兀喇魚皮諸部一以填實廣寧固我壁壘一亦興繼滅絕樹我藩屏廣寧設道借餼羊以維民心撫馭得人若賦芋以縻狙類斯神京之左臂大勢可完而山海之巖關守禦斯固矣或云同知陞僉事爲躡等而任子之例向亦未有推憲職者臣竊謂不然朝廷設官以任職也無當於任雖科第之英清華之選何裨

目前之急，苟任厥職。雖下僚未秩，破格超遷，其何愛焉。蓋搶攘紛拏之日，安可循行數墨是拘。日昔以任子起家爲名臣，樹勲業者，固自不少。況今日之廣寧，非昔日僉事駐劄之廣寧也。虛地也。今日之僉事，非昔日廣寧之僉事也。虛銜也。今日官是地，帶是銜者，又非昔日養尊處優，人所樂就之官。樂遊之地也。豺虎爲侶，腥羶逼人，不將虎鬚，則履虎尾，託虛地，借虛廩，其人而責以實政者也。况本官家居絕塞，世授韜鈴，遘事夷情，風所諳練，及查本官先任戶部檢較

照磨既任山海廣寧同知部俸邊俸共歷八年應陞
部屬往疏有據况前奉撫按檄委署海蓋道政體嚴
明至今人猶 之用補廣寧僉事撫虜練兵實爲封
疆非爲本官也